

政治經濟學 初學讀本

列昂節夫著

新華書店發行

著 夫 節 昂 列

學濟經治政

本讀學初

譯者的話

列昂節夫這本著作引舉了許多實際材料來說明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可作爲初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良好讀物。中文譯本初版是根據原文一九三五年年底第二版倉猝譯成的，其中有許多譯得不恰當的地方，現在已經作了校正。在內容上，列昂節夫原書也有一些缺點，現將萊昂諾夫『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一文附錄於後，以資補正，希望讀者注意。

譯者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目次

第一章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它教導的是什麼？

一—五

一 資本主義下階級之間的對立

五

二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六

三 政治經濟學

二

四 兩個世界的鬥爭

九

第二章 階級以前的社會

二—四

一 誰是我們的祖先

七

二 原始共產主義

五

第三章 資本主義以前的剝削形式

四—五

一 奴隸佔有制度

四

二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

五

第四章 商品生產

五—一〇

一 什麼是商品生產

五

二 商品

五

三	多餘價值開創的發展	二
四	價值在商品生產中的作用	四
五	單純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	一〇
第五章	貨幣	一〇一—一〇六
第六章	資本主義的剝削	一一一—一八
一	資本的原始積累	一一一
二	資本與剩餘價值	一一三
三	關於工作日的鬥爭	一一五
四	由手工業到資本主義工廠	一二〇
五	僱傭勞動的奴隸制	一二二
第七章	工資	一二五—一九
第八章	資本的積累與無產階級的赤貧化	一九一—三六
一	再生產和資本的積累	一九
二	資本主義積累的普遍法則	二〇八
三	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	三三
第九章	資本家之間對於剩餘價值的分割	三二—三六
一	平均利潤	三三
二	商業資本與商業利潤	三六
三	放款資本與利息	四〇

第十章 地租與農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

二五二—二六四

一 地租

二五二

二 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

二五三

第十一章 再生產與經濟危機

二六五—二八九

一 再生產與資本主義下的變質

二六五

二 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其基礎

二六六

三 資產階級是怎樣解釋經濟危機的？

二六九

四 經濟危機的意義

二七五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其基本特徵

二八一—二九六

一 生產的聚集與獨佔

二八四

二 銀行的新作用與金融資本

二八〇

三 資本的輸出

二八八

四 資本家團體之間對世界的分割

二九三

五 大列強之間對世界的分割與重分世界的鬥爭

二九六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夜

二九七—三〇三

一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滅亡的時代

二九七

二 資本主義底不平衡發展律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

三〇三

三 評反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

三〇四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三〇五—三〇六

一	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始	三九三
二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本特徵	四〇三
三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三個時期	四二一
第十五章	世界經濟危機與特種蕭條	四二七—四四七
附錄：	關於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萊昂諾夫）	四四九—四八四

第一章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它教導的是什麼？

回憶一下
已被推翻
了的剝削
制度吧！

不久以前，蘇聯的報紙上敘述了烏拉爾一個工人村落裏的薩莫洛夫姓的家庭狀況。彼得·華西里維赤·薩莫洛夫出生以來已有一百多年了。他來到烏拉爾，還在農奴制度的時候。地主石列梅吉葉夫伯爵在烏拉爾開辦了一所鐵礦，從庫爾省驅逐他的農奴到那裏來作工。這位祖父，雖然年事已經很高，但是把農奴制度還記的很清楚。他講述地主如何出賣他的農奴的故事。他回憶當局的野蠻橫暴。要在棍棒之下作工，從清早起至深夜止。

彼得·華西里維赤的兒子，伊凡·彼得諾維赤，已經沒有見過農奴制度了。可是，他把資本主義的烏拉爾的一切動人心魄的事，却記得清清楚楚。他在那個鐵礦裏作了四十年的工，這個鐵礦後來歸一家股份公司所有了，他還很好地記着礦工初次沒有組織的行動。他常常講述一九〇五年的英勇戰鬥，以及在工人住區活動的頭幾個布爾什維克的故事。

他的兒子，帕威·伊凡諾維赤，幼小的時候，就開始在鐵礦裏作工。現在帕威·伊凡諾維赤·薩莫洛夫是該礦的經理。在戰爭的前夜，他做了布爾什維克。一九一四年，被徵入沙皇的軍隊。後來就在內戰的前線上，擔任黨的及經濟的工作。

在偉大的五年計劃諸年間，古老的工業區的烏拉爾，煥然一新了。薩莫洛夫家族所住的村落，已經無從辨認了。鐵礦用最新的技術，加以擴充和重新裝備。帕威·伊凡諾維赤已有幾個兒子了。

大兒子和偉大的十月革命同年，即生於一九一七年，現在已經在中學畢業，準備進大學；他將是一個機械工程師。他自出生以來，沒有見過地主、資本家、憲兵、沙皇軍官，僅從書本、電影、戲院、乃至老人所講的故事中知道一些吧了。

薩莫洛夫的家族，乃是現在蘇聯社會制度更替的一個活證人。地主的、農奴的制度，曾代以資本主義。但是剝削還是依然有的。惟有十月革命才給一切勞動者開闢了新的、幸福的生活。

社會主義在蘇聯已經勝利了。蘇聯的幅員，是廣袤的。牠佔地球面積六分之一。而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制度，還在地球其餘六分之五上面統治着。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資本主義也是在帝俄統治着。蘇聯每個稍長的工人和集體農民，都還活生生地記着資本家和地主統治的長久年月。那是勞動者窮困和受壓迫的年月。

俄國詩人聶克拉索夫以巨大的力量，描寫了俄國農民在地主壓迫下的痛苦。他在『誰在俄國生活的很好』一首詩裏面講述了下面七個地方農夫有一天如何集會的故事：

東緊省，

受苦縣，

荒蕪鎮，

來自鄰近各村——

補釘，破衣，

赤腳，發抖，

悲傷，挨餓，

以及荒歉。

他們走了好多路，徒勞無益地去尋求：

未鞭管過的省

未蹂躪過的鎮

豐衣足食的村。

在剝削者的國度裏，要找尋聽不到被壓迫大眾呻吟的這樣一種角隅，那是徒勞無益的。

帝俄時代的紡織工業大中心——伊凡諾窩，伏斯涅新斯克，是烏拉狄米省的省會。十幾萬工人住在污穢、可憐的城郊，此種地方都取有特別意味的街名：如爛泥窩，垃圾街，螺旋路，飢餓巷。農人自進入工廠作工後，便把荒歉村換成飢餓鄉了。有一首著名的民歌說：

只是工人很憂鬱地問，

木犁和機器究竟是那個沉重？

可咒的剝削制度，在蘇聯已經澈底而永遠地消滅了。牠的工人和集體農民，都強壯而有信心地·看·着·朋·天·。他們曉得，一切道路在他們面前都是廣闊開放的。凡願勞動的人，在蘇聯總·可·以·找·到·工作，都有生活、前進的可能。惟有剝削制度的寄生者、懶漢和騙子，才是大倒其霉的。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便不然了。在世界上頂富的國家裏，千千萬萬的人們在餓着肚子，沒有工做。即使還有工做的，他們對前途惶恐不安，人家隨時可以把他們逐出工廠大門以外。

一 資本主義下階級之間的對立

你試拿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來看。不論這個國家是先進的也罷或是落後的也罷，首先投入眼

購的，便是各階級之間的對立。少數富翁住在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中，街道寬廣，樹木葱綠。工人則住在污穢卑陋的茅舍或草棚裏，街道狹隘，空氣惡劣，他們把自己數不清的收入交給了富翁。

富 貧
交織的
城 市

紐約是美國一個最大的城市。鉅大的財富聚集在那裏。千百所的摩天大廈，很驕傲地矗立着高達幾十層。無數的富麗汽車，在各中心馬路上湧流着。人衆擠滿在一切娛樂場、大百貨商店裏。

然而紐約同時又是一個可怕的貧困的城市。一九三五年四月間，它有六十七萬戶居民需要慈善機關的賑濟。以人數計算，計有二百七十餘萬口，約佔紐約全體居民三分之一以上。

這些飢寒交迫的居民當中，只有一半才領有一點點極可憐的救濟費。

一家美國雜誌掲載了大財主格羅莉·莫根·溫德比夫人的支出情形。她每年用於她的一個獨養嬰兒的費用，竟達四萬零一百六十美元。這個數目當中，住屋和別莊費用八千五百二十元，飲食費用六千美元，傭僕費用九千四百二十美元，嬰兒個人警備費用（怕綁票）三千六百美元，等等。旅行、購買珍物、購置不動產、嗜好等項費用，還沒有算在裏面。

同時，美國有二百二十八萬學齡兒童，因為沒有錢，沒有入學校。

那個雜誌並說，在美國，一個中等富翁每年的收入等於六千八百戶失業者的費用。

一 根 火
柴 分
作 四 支

在地主的波蘭，千百萬農民大眾是生活在難以描述的貧困與黑暗中。飢荒，對於他們是普通現象。一九三五年初，波蘭出版了一本描寫農民生活的書。共產主義底兇惡敵人，資產階級的教授克里威茨基，在該書『序言』中也不得不寫出下面幾句狠好的話：『現在火繩或木片又作茅屋照燈之用，而且僅在吃晚飯時才燃燒的。其餘時間，燒火被認為是浪費。為節省起見，人們把一根火柴，分成兩支，甚至四支用。用火石取火之事，又一天天多起

來。農人已經不穿皮鞋，而改穿蒿草、樹皮或甚至樹枝作成的草鞋了。馬鈴薯用淡水燒煮，因為鹽是須要付錢的。』

在蘇聯，『伊里奇』牌燈泡深入窮鄉僻壤，而在資產階級的波蘭，農民却點着木片。

不論在紐約和倫敦，或在柏林和華沙所出版的報紙，都充滿着因長久失業和貧困而走入極端的人們自殺的種種消息。飢餓引導到震動性的慘劇。

爲什麼倫敦了失業女雲曼女士？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柏林法院把失業的雲曼判處死刑，罪名是『她殺死了自己的三個孩兒』。雲曼的孩子是餓死的。雖然在法院裏調查明白，在小孩死前兩個禮拜多的光景，母親最後一次曾經向貧人賑濟所領到了救濟費，可是母親終於被認爲是『兇犯』。其理由是小女孩死的數天，母親未曾回家。據雲曼的口供，她不忍看見自己兒子慢慢餓死，所以沒有回家。

柏林是個很大的都會。裏面住着約四百五十萬人。幾十萬戶是在餓着肚子或處在飢餓線上。僅有少數寄生富翁，生活比較愜意。在柏林，二百人，握有財產在百萬馬克以上；一萬人，在二十五萬馬克以上；五萬人，由五萬至二十五萬馬克。

失業者

飯堂和狗飯館

在倫敦有專爲救濟失業者辦的飯堂。從天未明起，這種飯堂的門口，就排着長串的隊伍。到一定時間，飯堂才開放，每個失業者可領得一碗『慈善』湯。這一碗淡薄而無味的湯，便是數萬人的唯一食物。

可是在倫敦，還有別一種『飯館』。有一家報紙，載着下列一段消息：

『倫敦爲狗開辦了一所飯館。老闆爲赫伯特·斯科特太太，她在德西街老早就有一所『美麗莎龍』，也是專爲狗開的。新館的飯菜爲各種湯、魚、肉、青菜、及粥類。該館老闆曉得，狗的主人都是信用良好的人，所以狗自己可以到該館去吃食。有些狗，是將食物送到家裏去的。』

看罷，資產階級的狗，其生活要比數十萬勞動者好得多！饑牠們的都是富於滋養的食物，牠們對於飯食可以作很大的選擇。

在英國，現在共計有四百五十二個百萬富翁。依據所得收入的份量（一九三三年的材料），這些富翁可分為下列諸類：一年收入二十四萬至三十萬盧布的有一百五十五個；三十萬至四十五萬盧布的有一百七十六個；四十五萬至六十萬的有四十個；在六十萬以上的有七十九個。

兩個
陣營

根據上述的材料，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之下，社會分成了兩個很大的敵視的營壘；兩個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把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稍微考察一下，這就可以明白看出的。

資產階級把一切財富、全部政權，都集中在他們手中：把工廠、作坊、礦井、土地、銀行、鐵道，都握在他們手中。統治權屬於資產階級。一切無權無利之事，一切貧困和苦重勞動，都是集合在無產階級方面。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這便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最重要的特徵。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這就是在這些國度裏放在第一位的事情。這兩大階級之間的鴻溝，日益在加深着，日益在增大着。隨着階級矛盾的生長，工人羣衆的憤怒也在增長着，他們鬥爭的意志也在堅定着，他們的革命的自我意識也在增長着，對自身力量和自己澈底戰勝資本主義的信心也在鞏固着。

二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何謂
生產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產階級佔有了工人階級勞動的全部果實。爲什麼他們有可能把他人勞動所創造的放在自己的荷包裏呢？

在剝削制度下面，有一整羣人『不勞而食』，其原因何在呢？要明白這一點，就得來看看社會中的生產是怎樣組織的。每個工人、每個農民，心裏都很明白，什麼是生產。爲了生存下去，人們需要衣、食、住。這些東西，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以現在的方式散在地上的。每個勞動者都很好知道，建造房屋、在田地裏種糧食、在工廠作坊裏製造一切必需品，是要耗費多少勞動的。

地的下面藏有煤層、鐵砂、石油。人們要用自己的勞動，才能把這些有用的東西取到地面上；在製鐵廠裏，鐵砂才會熔煉爲鐵。用鐵方可製出各色各樣的用品，由火車頭起，到一柄刀或一枚針爲止。

生產力

在今日，生產主要是在大工廠作坊裏用精美機器進行的。然而在古時候，人類的勞動，是用另一種方式進行的。像現代這樣精美的機器，古時是沒有的。在太古的時候，石頭乃至粗棒，曾是人類使用的唯一工具。從那個時候起，不下好幾個千年了。尤其在最近一百五十年來，技術的發展更爲迅速。

一百五十年以前，人們還不知道蒸汽機。電氣的應用，也只是近五十年來的事。鐵道只是在近一百年來才發展起來的。汽車的流行，還只是近十餘年間的事；耕田機的應用更其不遠了。年齡大一點的人，還會記得飛機初次出現的時間，這是世界大戰以前不久的事。無線電的流行，已經是在世界大戰以後了。

凡爲了生產而服務社會的一切，構成社會的生產力。人類本身，勞動階級本身，乃是頂重要的

生產力。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從地下取得無限的財富，他們創造了威力宏大的精美機器——人的溫順助手。隨着機器的發展和技術的增長，人的才能、技巧、學識，也都增加了。沒有飛機，不會有飛行家；沒有汽車，不會有汽車駕駛員。這樣，不僅生產手段：機器、原料、廠屋、田地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着，而人的勞動力本身也在變化着。人，不僅藉精美機器之助，學會工作，而且事前還學會製造機器。

生產關係

人們不是單獨勞動的，而是共同勞動的。一個人在煤礦裏，在鐵礦裏，或在任何工廠作坊裏，能作出什麼呢？難道這種企業，沒有數千數萬人的聯合工作，能够發生嗎？單獨一人的勞動，不但在大工廠裏是不可能的；就是用瘦馬耕田的一個孤單農民，若沒有別人給他供給一切必需用物，他也是不能够生存的。獨自一個工作的家庭手工業者或手工業者，若沒有他人勞動所製造的工具和原料，也是一點不能動作的了。

生產是社會的，不過它的構造，常常是各不相同的。

在蘇聯，是一種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又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在蘇聯，無產階級在工廠中，在作坊中，以及在全國內，都佔着支配地位。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無產階級注定作強迫勞動，注定處於隸屬的和無權無利的地位。在那裏，工廠、作坊、鐵道、土地、銀行，——所有這一切都屬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掌握着一切生產手段。這使他們得以從工人身上榨取膏血，壓迫和奴役工人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關係，資本家壓迫者與被剝削的工人之間的關係，決定了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制度。

在生產行程中，人與人之間，整個階級與整個階級之間，確立了一定的關係。這種關係便叫做生產關係。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可以作為生產關係的例子。在蘇聯，生產關係，跟資本主義

國家的完全不同。每一社會生產結構，是取決於它裏面佔支配地位的生產關係。

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是由什麼決定的？它們是依靠什麼而轉移的？馬克思告訴我們，生產關係是依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轉移的。在各種不同的發展階段上，社會握有各種不同的生產力水平。

生產關係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馬克思在『僱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中曾說：

『社會生產關係是隨着物質生產手段——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改變而革新的。』

例如在原始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非常低的。勞動工具，還不大發展。人類還不會與自然作鬥爭。原始部落打獵所得的東西，僅够養活本部。任何剩餘是沒有的。所以，那時一個靠別個生活的階級是不能存在的。社會之劃分為各種階級，是在生產力發展底更高的水平上才出現的。

生產關係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但是這一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可否以為，只要技術一發展，生產關係就足以變成更完善的了？

這種觀點是大錯而特錯的。生產力的發展，是準備陳舊了的生產關係被新的社會秩序取而代之的條件。但是舊制度是不會自願退下舞台的。

只有社會主義為生產力底發展開放了無限的自由。在以前的社會秩序之下，生產力只能在一定時期才能在該社會制度框子裏面有所發展。例如資本主義根本改造了舊的勞動方法。它引起了大機器生產的出現與發展。可是生產力已發展到這個地步，即它早已感覺資本主義的框子太狹隘了。資本主義制度早已成了一種障礙，它阻止那今日所有的減輕人類勞動和改善人類生活的奇蹟般的可能性得以充分利用。不過資本主義並不會自願地把自己的地位讓給社會主義的。要廢除過了時的生產關係，只有社會革命才行。

社會革命

現今世界上，唯有蘇聯丟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桎梏。它生產力的蓬勃發展，實在是歷史上空前所未有。不久以前，蘇聯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可是它在偉大的五年計劃諸年間，竟走完了其他許多國家在數十年間所走的道路。現在蘇聯已成了一個最強盛最先進的工業國了。不久以前，蘇聯的農村，還是使用『木犁和木片』的，現在它已成了農業技術最先進規模最巨大的國家了。

在世界大戰期間，一個有名的資本家，名叫拉布順斯基的，在莫斯科舊西蒙諾夫鎮辦了一所半家庭手工業式的作坊，裝修汽車，這個作坊取了一個響亮的名字『阿莫廠』。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提出了一項任務，要改造這個工廠。名為改造，實則等於創辦，現在該廠已成爲一所年可出汽車數萬輛的新式巨廠。當『改造』竣工時，人們都亂哄哄地說：這無異把褲子釘在扣子上。蘇聯在資產階級制度下所有的生產力，跟無產階級革命所喚起的生產力比較起來，正如舊的阿莫廠跟改造後取名爲斯大林的新廠作比較一樣。

何謂階級

要進行生產，須要有地基、廠屋、機器、原料，總之，須要有生產手段。可是生產手段，若無活的人的勞動，若無活的勞動力，便是死的了。只有把勞動力應用於生產手段時，才開始了生產過程。各種階級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與意義，是由他們對生產手段的關係來決定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手段是握在資產階級手中。工人階級是沒有生產手段的。這是無產階級受資產階級剝削的基礎。

資本主義並未造成階級和階級的差別，在資本主義以前，在地主農奴制度時代（封建制度時代）及其以前，階級就已經存在了。不過資本主義創造了新的階級，而代替了舊的。資本主義創造了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的新方式。列寧說道：